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野叟曝言  
第九十回 兩柄銅錘舞出山林嬌鳳 一顆珠子穿來苗峒毒蛇

旁邊看的人，都驚駭道：「怎老爺跪起客人來？」畢竟那官員是誰？卻是那東阿山莊解碧蓮、翠蓮的哥子解錕。解錕才跪下，隨後一位官員趨入，解錕拉著也跪下去，那便是解鵬。把看的人愈加嚇壞道：「這是我們的老爺，怎也跪著這客人？」素臣兩手相挽道：「請起，休失了觀瞻！且問你二人，現居何職？怎縉紳上不見名字？去年我同皇甫兄巡歷九邊，有許多武職，由廣西調去的，問你兩人姓名，都不知道。」解錕道：「小人改名羊化，現任遷江衛同知，兄弟改羊運，現任上林衛同知。恩爺巡視九邊，恭喜已入朝就職矣！」素臣道：「我雖欽賜翰林，卻未到任；是東宮命我同皇甫金相巡視九邊的。你我同為王臣，不可復稱小人。」羊化道：「皇甫大人威名驚天動地，卻不知是恩爺的作用！以後竟遵恩爺之命便了。」當把眾官讓入店中道：「此是翰林文爺，弟曾受過大恩之人。」各官見說是一位翰林，都一齊下跪。看的人然後知道素臣不是客人，是一頂大大官。素臣連忙扶起道：「弟偶爾路過，冠服不備；各位俱請以常禮相見。」眾官俱打恭站立。內有一員，跪地不起道：「卑職該死，冒犯大人！」

素臣問知是上林寨巡檢岑猛，笑道：「不知者不罪，快請起來。」

店主已搬有三五條板凳，七橫八豎的擺下。各官都不敢坐。素臣道：「並無統轄，那有不坐之理？」強之再三，方各打一拱，請素臣朝外而坐，各官兩旁坐下，店家托上茶來。茶罷，素臣問各人姓名職任，羊化道：「這是上林衛僉事鍾贊，這是遷江衛鎮撫堯進，這是上林衛千戶卞本，這是遷江寨巡檢岑鐸。」素臣問：「因何齊集一處？」羊化道：「岑巡檢崑玉，設酌村外榴園，請各位慶賞端陽，故集一處，因兵役們報說，被一路過孩子，打壞了數十苗兵，各位俱以為奇，故一同到此。」因看著鬆紋道：「想就是這位尊使了？」素臣道：「實不相瞞，弟今日多飲了幾杯空心之酒，為其所因，岑老爺差人來喚，不能應命。來人怒弟違逆，當即掌責；這小廝無知，恐傷弟面，輒用手攔隔，致有跌僕。弟若非因於酒，則斷無此事矣！」慌得岑猛忙跪下去道：「卑職該死，求大人恕罪！卑職立刻把動手的兵，捆綁過來，憑大人處死！」素臣忙令起坐道：「才說過的，不知者不罪；即使真被掌責，亦可勿論，如何要處置他起來？」岑猛及各官俱打恭道：「足見大人天地之量！」

羊化問鬆紋年紀，鬆紋走近一步，打恭回說：「小的今年十五歲。」羊化慌忙扯起，卻見腰裡插著軍器，甚是忮，用手去掏將出來，卻直挫下地去，忙用了手勁才拿得起，卻是兩柄大錘。羊化大驚道：「這錘敢有百餘斤？常時插在腰間，非有千斤之力者不能！千軍萬馬中，亦所向無敵矣，何況這幾個蠢才！」各官俱來拿看，還有拿不動的，都相顧失色。岑猛道：「欲求尊使輪舞一回，使卑職們一見世面，不知可否？」素臣暗忖：鬆紋臂力有限，未必能舞；但既常插在腰，想來還可輪動。因店中狹窄，說道：「岑老爺要看你舞錘，若舞得動，可到街上試舞一回，卻不可勉強！」鬆紋答應，提錘而出，站定腳跟，使個身法，東西掃蕩，南北驅除，撒頂盤頭，摩肩徹背，竟如兩柄木錘一般，使得靈動非常；光芒閃爍，令看者不能注視；迎著風呼呼的響，一團白氣，滿身跳擲。人人喝采，個個稱奇。舞了一會，自知氣力不加，素臣又吩咐不要勉強，因瞧著街旁，有一塊大搗衣石，直滾至前，轟的一聲，把那石打得五花星散，爆滿一街。打著的人，都頭破血流，直聲哭喊。看鬆紋時，手靠雙錘，並足而立，卻是口不喘氣，面不改容，只如未舞時一般。眾官滿面失色，贊不絕口。連素臣也出於意外，甚是歡喜道：「也還算虧他，不至十分出丑！」眾官道：「就是隋唐的裴元慶，殘唐的李存孝，也不過如此！老人家微服過宋，有這等神力的尊使，再無意外之虞了！」素臣微笑。羊化道：「各位還不知大人的神力哩，敢怕這樣大錘，舞得動一二十柄來！」眾官吐出舌頭，縮不進去道：「這不比李元霸還厲害嗎？」

素臣聽了各官無稽之談，暗自好笑。只見岑猛向羊運耳語，羊運稟素臣道：「岑巡檢原有席在榴園，欲屈恩爺一臨；因恐冒昧，故托羊運代稟。」素臣因有前事，恐其芥蒂，道：「這個何妨，只恐初會，不便叨擾耳！」岑猛大喜，把轎子讓素臣坐，自己換騎，又備了一匹馬，與鬆紋騎著，竟到石榴園來。素臣一路，見那兵役使從擁衛絡繹之盛，道旁苗童匍伏恐俱之狀，比著內地督撫出來，較勝數倍。因歎道：「村中無樹，蓬蒿為尊；六七個芥子前程，就赫耀如此，真怪事也！」進得園中，滿園純是榴花，如入錦幄，一棵大的，更是如火如荼，如霞如日，燦爛非常。近前看時，一樹開有數百朵榴花，每朵俱比江南牡丹、芍藥更大一圍；始覺店中所見榴花，毫不足異。酒席久已齊備，便定素臣南面居中，各官左右列陪，留苗童、苗女，歌舞侑觴。素臣酒後，不敢多飲，但飽餐熊、鹿、獐、兔及米糝、角黍。席散已後，已是定更。羊化、羊運陪著素臣，往上林衛來，各官俱在後隨送。素臣看著一路火把，頭尾相銜，連接雜沓，如幾百條火龍，在空中蜿蜒飛舞，煞是好看！走到分路，把遷江縣兩員辭去，那火光就減去一半，卻也還照耀如同白日。到了衛寨分路去處，又辭掉了岑猛一人，那火光竟去其九，只有十數火把燈籠，一二十兵役相隨，回顧後面，還有四員衛官，怎敵不過一巡檢的勢力？忽然想起道：「是了，這岑姓原是土姓，必是土巡檢無疑了！」

到了衙門，鍾贊、卞本辭去。羊化、羊運隨同進內，重複行禮，請入澡室淨洗出來，獻上涼茶。素臣道：「天氣甚涼，還是熱茶好。」

羊運道：「今日竟不像夏月天氣，恩爺若不喜露坐，竟請到房裡去罷。」當即領至一房。素臣看那房中，鋪設著梳台箱籠等物，不肯進去。羊化道：「不瞞恩爺說，羊化兄弟貧兒暴富，又被同寅們再三慫恿，各買了兩個苗女服侍。今日恩爺降臨，豈有不住正房的事？已把他們鋪蓋，搬到別屋內去了，恩爺不須顧忌！」素臣道：「我只主僕二人，不論何處，俱可安身，何必如此！」就要掣身。羊化、羊運抱腳攔阻，齊說道：「不過聊表敬心，恩爺若不進去，羊化羊運就跪在此一夜的了！羊化羊運若非恩爺提拔，此時還不知去哪地方賣解，又不知早被吳天們殺害！還有這微末前程，來盡這點子敬意嗎？」素臣見其意甚誠，只得進去。羊化等動問別後之事，素臣約略敘述。二人俱道：「恩爺做出來，俱是驚天動地之事，斬仁經此一番，敢怕就撐不起了！葉世雄若非恩爺，怎得性命？山寨裡眾兄弟，俱蒙賞賜，家小感德不盡！奚大哥又得了湯陰水泊，是知道的；去歲若截得住糧船上這分錢糧，就不愁沒用度了！羊化兄弟隨著林爺出征，因怕斬仁謀害，都換了姓名。林爺說羊化弟兄兩個，小心靈變，吩咐就職，要騙好冒監，以便存住身子，為朝廷出力。那太監性兒，得不的甜頭，被羊化、羊運撮腳奉承，又時常進奉些不值錢好玩藝兒東西，便歡喜非常，在上司跟前極口吹噓，連連升轉，得至同知之職。前日羊運又尋了幾個艾虎，兩雙鸚哥，一幅絨繡鐘馗，一對雄黃勸杯，去做端午節禮，冒監大喜，許不日就提升指揮。羊化弟兄暗中結識幾個朋友，收服幾條閒漢，心裡也想巴結，只是材具不濟，又沒見識，擺划不來；如今恩爺一到，就諸事可做了。方才那岑家兄弟，都是世職，苗子們看他如皇帝一般，羊化們有心結識他，往來情密。土職們是慣受流官欺侮的，因待的他好，便把羊化如骨肉一般。恩爺若用著他們，沒有不依從的事。他兩個與從前造反的岑■，原是叔姪，因爭奪世襲的土知州，互相爭殺，便成了仇敵。林爺出兵，岑鐸做了鄉導，岑猛也運過糧草。岑■敗後，與岑鐸弟兄誓不兩立，向各處苗峒勾連，欲圖起事，要先滅岑鐸滿門，後搶恩恩一府；去歲春間，又投順了赤身峒。這赤身峒主，是毒蟒惡種，一胞男女兩個，長成自為配合。生下五男五女，又配成五對夫妻。渾身肉鱗，刀矢不入，男女裸體，生性淫凶，交媾不避生人，鬥殺不避矢石，饑啖人獸，渴飲膏血，役使猛獸，膂力絕人。從前都伏處深山，與世隔絕。六七年前，漸漸出山擾害旁峒。岑■故投順他，做一個泰山之靠。這岑■不打緊，若引動了赤身峒這十個兇神，便大有可虞！岑鐸弟兄，為著此事，每日憂愁，怕有破家亡身之禍。昨見尊使少年英勇，好不羨慕，說這樣人若得常在此地，便有個靠傍。情管明日就來拜看恩爺，要求恩爺做主哩！」素臣道：「我早知有這赤身峒，甚是擔心。前在山東，曾見葉世雄，也說是被廣西結連，將來恐有大害。這須得我親到赤身峒去走一遭，才有主意。今日夜深，他們且去歇息，慢慢的從長計議便了。」羊化等伺候素臣睡下，然後出去。次日黎明，即到床前問安，素臣起身，覺著天氣和暖。羊化道：「今日天氣，與昨日迥別，清晨便是煩熱；倒是進房來了一會，覺著清涼些。」素臣梳洗過，吃了奶茶、角黍，岑猛已在外求見。則坐下去，就把岑■之事，告訴一遍，欲求素臣做主。素臣道：「除岑■甚易，除毒蟒甚

難。但岑■事急，必投奔毒蟒；則毒蟒不除，岑■亦不可得而除也！弟正與羊兄商議，要親往赤身峒走一遭，方有剷除之計。」岑猛方跪下去，連連磕頭道：「毒蟒大王聽了逆姪攏哄，操兵練獸，想並合雲、貴、兩廣、川、湖六省，大人若能剷除，不特救卑職弟兄合家性命，六省生靈，俱免殺戮之慘矣！但赤身峒此時斷不可往，須至九月後，方可前去！」素臣問是何故，岑猛道：「廣西山峒，俱有瘴癘；何況赤身峒是惡獸所聚，毒蟒父子、夫婦，俱咬生人，吃不盡的，隨處摺棄，屍肉熏蒸，毒氣團結！外峒之人，到四月以後，八月以前，俱不敢入。有誤入者，一觸其毒，立時倒地而死。故必至九月，方可前去也。」素臣點頭，甚是憂悶。正說時，本衛鍾贊、卞本俱來參見。羊運留飯，鍾、卞辭去，岑猛不辭。飯後，仍留不去，候至岑鐸來見，然後把素臣之所述知，復向耳語。岑鐸大喜，磕頭致謝道：「大人有舉鼎拔山之力，毒蟒大王，非大人不能除。毒蟒一除，逆姪不足平矣！」因問鬆紋：「是家生？還是契買？」素臣答：「係朋友所送。」岑鐸道：「大人家中尊使，還有這般本事的沒有？」素臣道：「弟僅無幾，本事卻都比這斷好。」岑鐸吐舌道：「還有比這位奢遮的，這真是天神了！不瞞大人說，卑職弟兄，因與逆姪為難，時刻焦心。幸遇尊使這般神勇，癡心欲向大人求下，為一保家之主。只恐大人全仗他為牙爪，就不敢啟齒。今聞勇僕甚多，不揣冒昧，斗膽直陳。舍弟有女嬌鳳，年方十三，願招尊使為婿，謹奉千金，作為身價，不知大人能俯從否？」素臣道：「弟雖貧，亦不至賣僕，千金身價，再也休提！至為婿之說，二位現係朝廷命官，豈可以家僮為婿，玷辱門楣？」岑猛道：「這卻不妨卑職，苗俗只重勇力，不論門楣；卑職屬下苗丁，即同家僕一般，皆可論婚。尊使若贅到卑職家中，便是巡檢之婿，屬苗敬畏非常，何敢輕覷！兼有這般神力，卑職弟兄且仗為保家之主，何況其餘？」羊化、羊運亦為撮合。素臣暗付：若遂其請，則岑氏弟兄及屬下苗丁，皆為心腹，惟我使命，於國事大有益矣！但不知相貌如何，倘係奇形怪伏，鬆紋豈能和合？若不和合，豈不反生嫌隙？因說道：「婚姻之道，即不論貴賤，亦必才貌相當；小價既係下人，相貌粗笨，能配合令愛？還宜三思！」岑猛道：「廣西土俗，男女婚配，俱先趕墟；本地之人，必男女唱歌投合，方向僻處交歡，然後遣媒議聘。若遇上邦人物，便不須唱歌，竟自交歡。至卑職家門，係屬土主，與苗民略別，若與漢人結親，便自依漢俗，不先交合；但男女亦必相見，俟其兩願，從不以父母之命壓之。尊使既係江南，原可不論相貌，況又一表非俗；小女亦不甚醜惡。明日便是樂平之墟，若蒙大人概允，至期同往一觀，使見男女之願不願了！」素臣因即應允。岑猛大喜，一面吩咐從人，料理酒筵棚帳；一面同著岑鐸告辭。羊運備酒為素臣接風，留住陪席，便仍坐談。

日色正午，天氣大熱，各人汗流浹背，存坐不定；看著素臣，卻並無暑意，頂冠束帶，手不揮扇，各人俱不敢自便，窘迫之至。羊化只得開口道：「今日暑熱異常，在座俱忍受不住，要想脫去冠服，卻又非陪侍之禮；恩爺又不執扇，各人俱不敢用扇，愈覺難受！恩爺是極體貼下情的，可好容各人執一執扇，稍解煩熱？」素臣瞿然道：「這是我不是了！今日雖比昨日較暖，卻因自不覺熱，坐著講話，竟忘懷了！快請從便！」因先除巾幘，次把長袍脫下，復取扇略搖了一兩搖。眾人如得了赦書一般，一齊探去紗帽，解脫袍帶，執扇揮暑。坐了一會，便又煩熱起來。素臣此時卻是留心察看，見各人面上，仍是汗出如珠；因覆命從人打扇。眾人得不得的這一聲，登時兩三個兵役，扇著一人。無奈天氣極熱，風都是熱的，仍不能止汗。鬆紋也討了一把紗扇，向素臣背後扇來。素臣覺著太涼，暗暗的止住了。鬆紋收了扇，就挨著素臣身邊站立。羊化見素臣連扇都不用，想著那年在山莊鬆陰之下，脫帽、跣足的光景，只顧奇怪起來。忽見素臣袖口露出汗衫，忙走到身邊細看，說道：「怪是恩爺不熱，原來穿著這樣大珠的汗衫哩！」岑鐸道：「愚兄弟也有珠衫在內，想是大小不同之故。」因也站近身來看視道：「這珠子一倍大於俺們的數倍，故能辟暑熱之氣了。」羊化問：「制這衫子，用銀若干？」素臣道：「我一介寒儒，豈能制此？此係東宮所賜，不敢緘置，以虛君恩，故常服之耳！」眾人道：「既是內府奇珍，想必不同凡珠，故能辟暑了？」素臣因連問辟暑二字，暗付：莫非身邊帶有寒光之故？因要取將出來，卻屈過手去，就碰著鬆紋臂膊，因問鬆紋：「怎不怕熱，反挨我站立，不開去些？」鬆紋道：「近著爺才涼；若站開去，便怪熱起來了！」

素臣恍然大悟，忙向身邊掏出綉帕，解開線索，拈取寒光寶珠，吩咐把線穿好，掛在正梁之上，仍把齊光珠包起。哪知那辟暑神珠，用帕包裹，尚不見功效；一懸掛起來，才顯出他的神通。岑鐸等仰看大珠，都嘖嘖稱羨道：「怎天下有此等大珠？必是夜光神珠，亦出東宮所賜了？」素臣道：「此係辟暑珠，卻非出於內府，是從千年老蚌所得；大約弟之不怕暑熱，因有此珠故也！」眾人正在賞歡，不知不覺的，身上漸漸清快起來；須臾，滿身之汗已收，遍體之涼頓發。因收去扇子，重復冠帶，喜得心花放開。說道：「不瞞大人說，卑職們一到暑天，每日要洗七八回澡；方才因陪侍大人，不敢告便，卻滿身臭汗膠黏，十分難過。此時竟遍體清涼，如換了世界一般！不遇大人，空生人世矣！」素臣道：「方才說赤身峒九月後方可去，我想既有此珠，此時恐亦可去？」眾人都道：「象這般涼快，自然無礙矣！」素臣大喜，方始放心。席散後岑鐸、岑猛貪著涼爽，不肯遽去。素臣因問起婚姻之禮，岑猛道：「苗民土例，唱歌交合，即遣媒議聘，擇定婚期，女家親戚送新人上門，男家親戚備席款待。其新人則竟入廚下，燒火掃地，替夫家挑滿一缸清水，悄從後門而出，仍回母家。嗣後逢墟，再與別男唱和交歡，謂之野郎。待得有了身孕，顯而可見，方招聚平日交歡過的野郎，暢飲一齊作別，始歸夫家坐蓍。一生不孕，則一生不歸夫家；一歸夫家，則野郎如路人，不復相見矣！卑職們家中嫁女卻不然，結婚以後，就不回家。有孕便罷，無孕則隨意所愛，叫進房中同睡，俟有孕後，即打發散去；不必出去趕墟唱歌，尋覓野郎。若與漢人結親，則一從漢俗，有孕無孕，各安天命的了！」素臣微笑。談說至夜，二人始去。次日清晨，羊化叫苗女替鬆紋梳洗紮刮，被套內取出新衣，裝扮起來。岑猛已打發轎馬到門，鬆紋騎一匹白馬，在素臣轎前先行，就如騎頂馬一般，羊化弟兄兩匹馬跟在轎後，兵役簇擁著，竟向樂平墟來。男男女女，已有捉對唱歌；見素臣等人墟，才住了唱，齊看官府。岑鐸弟兄引至一個大篷內，篷底都掛著紅彩，正中擺著席面，讓素臣上坐；旁設四席，岑、羊四弟兄陪坐。一帶布幔隔斷，靠裡亦設有席面，兩旁也是四席，前面一張橫桌，有岑家親族，把鬆紋邀至橫桌前坐定，各親族在下相陪。兩邊都獻過三道茶，素臣要看墟中男女歌唱。卻因土主相看女婿，又有江南大人及衛裡官府同來，便把合墟男女，都引至大篷之前，嬌首頓足，瞪目撐眉，真如堵牆一般，擁擠不散，那裡還有唱歌之人！須臾，人聲鼎沸，吆喝連天，一隊苗婆苗女，簇擁著一個十二三歲的女兒進篷，就坐在鬆紋對面。鬆紋見岑猛如此勢力，肯把女兒配他，本等出乎望外；卻怕是一個樞眼高鼻醜惡面孔，未免懷著鬼胎。今見其女眉目秀麗，皮膚白淨，不覺滿心歡喜。那嬌鳳聽著岑猛誇說鬆紋本事非常，要靠他為保家之主，令其依從父命；況又是江南人物，即使容貌粗俗，也在願從。今見鬆紋身材雄壯，相貌清奇，好不快活！於是喜孜孜的，在手帕內解出檳榔，雙手送過。鬆紋已被羊化們教導，知道規矩，連忙雙手接來，就口而食。也在帕內，解出檳榔，喜孜孜的，雙手遞將過去。嬌鳳亦連忙接食。兩人同立起身，先行拉手，後行抱腰，以當交歡之禮。當下各親族男婦，齊向岑猛夫妻叫喜。定鬆紋、嬌鳳上席，並肩而坐；諸親族男女，東西列陪。這邊岑鐸等陪著素臣。大吹大擂的，兩邊上酒兩巡，上湯二道，割獻兩盤，上喜元、喜糕兩碟。素臣即依著羊化之言，起身告辭。岑猛帶著嬌鳳，過來拜見。素臣袖裡掏出兩錠赤金賞之，嬌鳳磕頭謝賞。鬆紋拜見岑鐸、岑猛並丈母奚氏，也是每人遞給兩錠黃金，鬆紋也磕頭謝了賞。然後放炮起身。

次日，即議婚期，土陰陽人擇了五月十二日入贅大吉。初十日，羊化、羊運簪花披紅，押著聘禮，全副鼓樂，花爆喧天的進門。素臣接進大媒，正從使及諸色人等，俱來見禮。開了喜盒，素臣看是二十四色水禮，二十四盒綢緞紗綾，袍帽衫襖，裙褲靴鞋，帶襪扇帕等物，六十兩黃金，六百兩白金。一面留待來人，一面與羊化弟兄商議回聘之事，道：「弟前日說過，不要身價，怎又送這千金禮物來？我們如今該怎樣回聘之法？」羊運道：「岑氏弟兄說，沒有白要女婿之理。恩爺若不受聘金，他如何放心？不如收了，回答他意兒就是。入贅不比娶親，是反男為女的，凡事都可從省。水禮已代備十二色，回儀只須八色，就儘夠了。尊使這兩柄銅錘就是一盒極出色的禮物，其餘待羊運們去湊合起來就是。」素臣笑道：「怎銅錘都可回聘？」羊化道：「苗俗最重臂力，新郎能用軍器，俱可入盤；何況這樣兩柄大錘？」素臣道：「既銅錘算得禮物，他還有一把佩刀，也可湊數的了。」因在鬆紋腰間解下。羊化接過，拔出一看，連聲稱贊：「此寶刀也！若作回聘，更是一件極出色的罕物！」素臣在纏袋內，掏出一條汗巾，解開一頭，取出一瓶水安息，又取出一小小金盒，內盛兩顆大珠，道：「此二色也可湊數嗎？」羊化弟兄吐舌道：「此皆無價之寶，怎

說是湊數？苗人所重者力，所愛者寶；恩爺這一副回聘過去，把岑氏弟兄俱要嚇壞，又要喜死哩！」羊運拿出皮金、絨花、杭粉、蘇繡四色道：「這是不值錢的東西，卻選的上號顏色花樣，係苗婦心愛之物，也可湊作數兒。」素臣復把原禮內綢緞紗綾，各分一半，共成十二色，回聘過去。岑猛意素臣既在客邊，鬆紋又係下人，預料回聘斷不像樣，惟恐親族鄙薄，減顏落色，沒甚興頭。及回聘過門，見有十二色水禮，與原盤一色豐盛，綢緞紗綾，又回了一半，已是喜歡。及至開了金盒銀瓶，忽見明珠、安息，竟喜透天門，登時覺著面上光彩百倍。合廳人俱嚇得目定口呆，猜疑錯愕。諸親族見了銅錘，又都驚駭贊歎。岑鐸拔出刀來道：「不止明珠、安息為稀奇寶物；只這把刀，也是走遍廣西尋不出的！」岑鐸之妻及親族中婦女，見了絨花、蘇繡等物，個個眉花眼笑，贊不絕口。岑猛見各人眾口贊揚，快樂無比，誇說道：「這一瓶安息，兩顆明珠，就比著原聘倍了幾倍哩！」岑鐸道：「這水安息只恐是假，若是真的，便是無價之寶；況有明珠、寶刀，覺著我們原聘太不像樣了！」岑猛道：「此最易見；若是真的，這邊點著，它一絲香煙，便真掛到那邊水碗中去。」岑鐸道：「這樣寶物，白試掉了，豈不可惜？」岑猛道：「是頂真的，燒一分，仍有半分在水碗中；攙些假的，便只存四釐三釐不等；全假的，煙便直上，不能搭掛了。」眾親族男婦，俱極口慫恿，要岑猛點試，說：「也叫咱們見見世面！」岑猛想：此物必是東宮所賜，斷沒假的！正要誇耀眾人，因命取碗水來，放在西邊桌上；揭開瓶蓋，將指甲挑出少許，燒著，把在東邊桌上金爐之內。只見一絲煙氣，如搭座長橋一般，直掛入西邊桌上水碗之內。到得燒完，把碗中之水逼乾，果真存有一半。眾人瞠目撫掌，驚以為神，喜笑贊歎之聲不絕。岑猛仍把餘香歸入瓶內，目視眾人，滿心發癢。正在快活到盡頭處，忽見幾個苗婆，慌張出報：「爺不好了，太太過去了！」這一句話，直嚇得岑猛魄散魂飛，滿堂男婦口呆目定正是：

莫訝喪門逢弔客，卻憑天喜遇紅鸞。

總評：

鬆紋非舞錘不得為土附。若突然而舞，便真如隋唐之李元霸、殘唐之李存孝——亂說大話而已，故先有八十六回之銅錘壓馬、素臣令舞一段埋根。素臣傳與手訣數語，點出膂力更長之故。則自彼時至今又已一年，故前之舞了幾錘已是氣喘者，今且靈動非常，口不喘氣也。尤妙在自知氣力不加一句忽然振轉，否則力量幾與素臣相埒，非鬆紋身分矣。此為曲折匠心，縱橫如意。

土官世襲，苗民視之如君公然，故道旁苗民匍匐恐懼之狀，較勝督撫數倍。乃知苗兵所云「說出來要嚇殺了你」竟是實話。進房一會，覺著清涼，已伏辟暑之根。自此，而各人汗流浹背，素臣並無暑意；而眾人除巾脫袍、執扇打扇仍不止汗，鬆紋扇扇，素臣覺著太涼；而鬆紋挨身站立；而羊化想起山莊脫帽跣足之狀；而眾人疑論汗衫，旁敲側擊。總為辟暑一珠開緘抉匣，刮垢磨光。直至素臣連聞辟暑，屈手碰臂，然後根問鬆紋，恍然大悟。所謂「千呼萬喚始出來」也。他書則如小兒猜謎——自說自破矣！其呆活靈蠢，相去何如？

素臣雲：「既有此珠，此時恐亦可去？」上文之開緘抉匣、刮垢磨光，費如許精神，為寶珠出色者，皆為此也。標題所云「穿來苗峒毒蛇」，豈虛語哉！